



另外臺灣還有墾丁國家公園的陸蟹 (Metasesarma aubryi) (倒沒聽說過有人食用)。民國 98 年墾管處曾進行海岸林及溪流蟹類生態調查，發現蟹類 7 科 39 種，其中以墾丁香蕉灣地區陸蟹多樣性最高，計有 5 科 23 種；港口溪則有 7 科 22 種。

每當秋天，連續多日降雨，造成溪海交界鹽分變化時，恆春半島的滿州港口溪出海口就會出現數逾 10 萬隻的字紋弓蟹 (Varuna litterata) 幼蟹回溯陸地的大遷徙現象；墾管處還引導陸蟹穿過橋樑，以免遭受車輛碾壓，這是臺灣人的另類慈悲。

吃毛蟹 mōo-hē，筆者本身是沒耐性，不過倒喜歡欣賞齊白石大師，獨創的畫法，把魚蝦蟹畫一起的意境。☉

臺灣；說到大閩蟹，大家可能直接聯想到「美味」，鮮少人知道，其實，大閩蟹被聯合國國際自然保育聯盟列為全球百大外來入侵種，英國、德國、美國的河川都有中國大閩蟹入侵的蹤跡；幾年前，臺灣要引進大閩蟹養殖時，許多專家學者也憂心大閩蟹會危害國內其他物種，不過，多年觀察下來，在野外幾乎沒有發現大閩蟹，主要是因為臺灣的大閩蟹養殖池必須設置「防逃措施」，也就暫時解除「大閩蟹外來入侵」疑慮。



▲ 好吃的秋蟹可能是危害生態的外來種，所幸多年觀察下來，在野外並沒有被入侵的疑慮。



▲ 雲和風相互追逐，彷彿走入國畫之中。

在梨山仙境嬉遊

文／林俊德 圖／編輯部

澄澈的晴日，我們帶著 33 度的炎熱上梨山。

梨山夏季的氣溫宜人，冬季則有厚厚的積雪。在臺灣我無法想像一個有雪的冬季的景況，只能從當地人口述中想像出一點雪掩覆下的銀色世界的輪廓。

來到有如人間仙境的梨山，像是走入國畫山水中，長藤上垂繫著萬種翠綠，白雲如帶挽雙峰，倏忽搖搖蕩蕩越絕谷，上懸青空長如帶，下掛水聲垂翠綠。在梨山

滿眼的綠，重重疊疊分濃淡，淡如煙靄濃如墨。

綠在流水裡，也投映到我們身上。溪水從松林轉出來，輕快徜徉著在天光雲彩的懷抱裡，浪花愉悅沖出汽水泡沫，溪水肯定是年年月月洗滌自己，洗落了歲月的沉澱。梨山上的雲和風相互追逐，與忽東忽西的蜜蝶、野鳥，共譜著季節的音符。

陽光走進層疊如長巷的山巒山谷中，在長巷裡，光線一閃而逝。是一柱直立的

金烏，插足在天空與谷底之間，然後與雲影一起沉落。那些相峙對立的山稜，向上拔升彷彿是互不相容的競爭，於是高度之上又堆起高度。我察覺有另一番的氣氛，是由另一種更濃更古老的氣味包圍。仔細尋著山壁上的浮雕，一座座古老的岩壁巍峨，深鏤的皺褶，洩露了地球億萬年存在的歷史，像一棵棵老松用年輪記下自己的年歲，挺立在時間行旅中。

中央山脈孕育了無數的生命，梨山在她的隱蔽與呵護下，具有原始的野性、蹲伏與屹立。山谷蜿蜒迎面而來，奔放的川流加深山谷下鑿的深度，谷地裡的卵石灘，裸露著粗曠與原始的坦率，卵石們推擠隔著一道水的兩岸，宛如竄奔下山來的羊群，在陽光下汲飲。不去考古她的年代與已不青春的面貌，應該已經在此久居了。千峰繞雲霧，萬樹滴晶瑩，萬般風情，潑灑向大自然的畫布，剎那凝結成永恆。

夜晚來了，大地回歸更深的寧靜，暗黑的天空有星星不停地朝我們眨眼睛。

民宿旁的森林裡風聲徘徊，流淌著的水聲一路唱和。

燈下閒談的一行人各端了一杯民宿主人土釀的蘋果酒，橙色的酒帶點酸酸的果香。這樣的夜晚不可無酒，最好是在松林下啜飲，與龍鍾的老松豪飲共醉，再邀星群來入席。

先品嚐一番偶然邂逅的夜晚吧！我想

攬握一把深夜裡山谷的景色，走出屋外，附近的燈光已經熄滅。山谷全睡在自己的鼾聲中，清晰可聞。暗黑更像湖水，風在松林高處掀波著浪花，暗黑濺上了天空，天空的星群躲入漆黑穹頂裡，蟲聲寥落在小道的兩旁，伴隨未眠的我。

破曉時分起身，我從鼾聲的活躍裡走出來，屋外的亮光升起於山崗之後，在感覺上梨山是孤懸的，到處籠罩著靛青。走向附近的果林，果林上浮動著薄霧，每一株果樹全披著一身的露珠，碰觸間晶瑩紛紛碎落。果樹在清新的空氣中不停地撥揚起股股濃郁且誘人的芳醇酒香。

清晨從山岡迎向陽光，陽光從山岡走下來，陽光走下山的鞍部，再從鞍部飄來朵朵白雲，雲在遠方的山谷壅塞，再凌波漫步於林間，雲上也載著陽光。我用心且滿足迎接清晨的旭日，每一次的跳躍明亮也隨著升高，愉悅想著日出是如此亙古地不變，每一個清晨又是如此獨特。

從梨山俯瞰武陵山谷，她矮縮在狹窄與低陷之間，而武陵溪跳動著明亮的一彎一折，一旁的桃山則是面目崢嶸。山是一重疊一重，一重又高過一重。在陡峭山路上坡的單行道盤曲著一座山，直向壯烈且狂怒的垂掛式瀑布走去。懸崖上一道又一道地傾瀉而下的水流，氣勢剛烈且剽悍，就連大地的蒼翠都無法阻攔，亂滾亂拂的水氣濡濕了所有遊客的衣衫，望著遊龍騰

躍與威震四野八方的聲壯氣足，像是暮鼓晨鐘，提點了自我的存在。她肯定流經了我的一生悠悠歲月，從古老的時間裡流過來，再不停歇地流向永遠、永遠。

我滿足地聆聽著水聲，就稱為武陵溪吟唱出的詩篇吧！水濺下的咆哮聲，與長長的疋長白稜線，一端繫住遍滿天的蒼翠，再衝破蒼翠，又急速地向左右湧散，湧散中又復聚集，就如此地忽聚忽散。我感覺風聲的猛動與寒意，耳聽像雷般的滾壓，山嵐聚攏分散忙著唱和，水沖濺著煙霧濛濛，煙霧也因之順著水流升騰再升騰，兩者的一生一落肯定挾帶著大自然的恩賜而來，或是搭上了天上的銀河。

循著煙聲瀑布的煙霧蒸騰，野望著對岸的群山，山上的松林，松林上的碧空，天空上的雲彩，松林上正走著喧譁的風聲。松風落到瀑布旁的溪上來，挽住了暢流的水聲，於是，松風與水聲，遊客們的嘻笑喧嘩聲協奏著午後，進而喚回人們最最可愛的童稚般的純真與欣喜。

梨山肯定是善變的，披上的彩衣顏色也在一次次換裝，肯定有印象派的醒目與野獸派的猖狂。我在口袋裡裝滿雲霧，在內心聚集迷亂，在無意中的眺望，仍是一片綠色的氾濫。滿足，長揚的腳步匆忙在遠遠的鳥鳴聲裡，一點點遠去。🌊



▲ 聆聽水吟唱的聲音，是大自然的恩典。